

动名兼类词的鉴别方法——区别词鉴别法*

温锁林

山西大学中文系

提要：在汉语动词、名词的兼类问题上，语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和分歧。本文以大规模真实中文文中出现的语言事实为依据，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汉语词性自动标注软件提出了形式化的动名兼类的区别词鉴别法。文章论述了受区别词修饰的词为名词的理由和依据，并列举了大量此类真实文本中的实例，说明了动名兼类现象的普遍性。

Approach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rts-of-speech conversion in Chinese text

Wen Suo-lin

Chinese Depart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Abstract: A dispute over the parts-of-speech conversion, i.e. a word can either be a verb or a noun, has long existed in the field of syntax study. Based upon a large-scale corpus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 paper put forward with a formalized approach called determinative differentiation approach,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automatic parts-of-speech tagging. Reasons for which words modified by the determinative should be labeled as a noun has been discussed. And in terms of citing examples from a large quantity of authentic texts, the conclusion has been reached that a noun and a verb parts-of-speech conversion is a common in Chinese.

0 引子

汉语的动词和名词之间存在兼类现象是语法学界的共识，但是它们兼类的范围和数目有多大，怎样判别词的兼类词，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很大，至今未有圆满的答案。分歧的原因是缺乏大家都能接受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缺乏操作性强的判别方法。在从事中文文本词性自动标注软件的研制过程中，面对大规模真实文本中所反映出的语言事实，我们发现用现行的词类体系来处理，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

A 医生的话给我带来了勇气和希望。

B 有人误以为只要花大价钱就能搞到好材料、好设计、好装修。

*本文受国家社科重点项目（96AYY002）资助

C 张湖还领着他的课题组对全县的植被情况搞了一次大型调查。

上例所有加线的词，按现行的词类体系都得处理为动词，但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词类体系的弊端。A 中跟名词“勇气”并列的“希望”应非名词莫属；B 中“设计”、“装修”与名词“材料”同受形容词“好”的修饰，它们的名词身份也应得到确认；C 中的“调查”受到区别词“大型”的修饰，根据区别词只能修饰名词的语法特点（朱德熙，1985），将“调查”处理为名词更为妥当。

关于 A、B 两例所反映的语言中的词性判别问题，笔直曾有专文讨论（温锁林，刘开瑛 1998），此不赘论。C 中所反映出的区别词修饰由动词转来的名词的语言现象在语料中为数甚多，如“慢性感染，阶段性总结，历史性飞跃，全程服务”等，本文将专门讨论这类语言现象，以回答把这些受区别词修饰的词处理成名词的理由。我们还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对 100 万汉字的大规模真实文本中所有的此类语言材料，给以量化的统计和分析，借以得出可靠的结论。

一、受区别词修饰词语的词性问题

1.1 从连续统的观念来研究区别词，我们会发现这一词类的内部具有不匀称性，它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从区别词典型成员的功能来看，它们的语法特点是非常明显和清晰的，正如朱德熙先生指出的“这类词语法功能上的特点是只能修饰名词或者在的字前头出现”。（朱德熙，1985）

1.2 区别词的分类

依据区别词修饰的词语的性质，可将它们分成下列两种：

A 只能修饰具体名词的

女式西服	101 型发动机	米色毛衣	三八式步枪	机要秘书	孪生姐妹
外敷药膏	冒牌香烟	全盛时期	大好形势	等外产品	大号布鞋
平装罐头	野生植物	嫡系兄妹			

B 既能修饰具体名词，又能修饰由动词转化而来的抽象名词的

良性：~肿瘤	~循环	有关：~人员	~规定		
业余：~歌手	~爱好	~表演	历史性：~事件	~转折	~进步
白色：~花朵	~污染	内在：~品质	~联系		

吕叔湘先生所论及的非谓形容词，即区别词，还包括另一种类型，如：

共同：a ~朋友	b ~希望	c ~对付凶恶的敌人	
	~目标	~建设自己的家园	
临时：a ~住房	b ~计划	c ~制定了条例	
	~工资	~安排	~改变了航线

这类词既能修饰具体名词，如 a，也能修饰由动词转来的抽象名词，如 b，还能修饰动词性成分，如 c，吕先生曾说非谓形容词“它们表示的是事物的性质，可以管它们叫属性词”，既然如此，将修饰动词做状语的语法功能归之于非谓形容词，从理论上来看，就显得自相矛盾，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也就混淆了非谓形容词跟副词的功能上的对立，这样的处理，弊多利少。我们同意朱德熙先生的处理意见，将“共同”类词看成是兼属非谓形容词和副

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为了讨论的方便与结论的可靠，这一类兼类的词本文暂不考虑。

A 类区别词其修饰的词都是具体名词，这些被修饰成分词性确定不存在辨别的问题，这类区别词数量大，因与本文论旨无关，也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 B 类区别词。当一个动词受到这类区别词修饰时，这个词的词性此时是动词还是名词呢？抑或名动之外的另一类词呢？在以往讨论兼类词以及区别词的所有著述中，没有对此有明确的说法。

1.3 袁毓林（1995）指出，汉语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是人们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类的。属于同类的词存在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别。

1.3.1 就词类典型成员来说，那些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毫无疑问是名词中的典型成员，那些表示人的动作行为的词，也肯定是动词的典型成员，从人类认知的角度看，名词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的空间性，动词最基本的特征在于时间性。人类认知的特性反映在语言中，就表现为，名词的种种形态变化及与其它词所组成的线性序列必然反映出它与空间的位置关系，动词的种种形态变化及与其它词所组成的线性序列也必然反映它与时间的关系。最能反映名词空间特征的是它的可数性，即与名量词的组合能力，这是典型名词的典型特征。典型动词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它与时间副词和动态助词组合的能力上以及做谓词中心的语法功能上。能同个体量词（个、头、只、辆、根、条）组合的名词，其空间性最强，能同集合量词（群、堆、帮、伙、片）组合的名词，其空间性次之，能同种类量词（项、类、种）组合的名词，其空间性又次之，能同不定量词（一些、一点）组合的名词，其空间性较弱。

受名量词修饰的名词，在表示空间性强弱的维度上，组成了如下的连续统：受个体量词修饰的名词>受集合量词修饰的名词>受种类量词修饰的名词>受不定量词修饰的名词。

1.3.2 尽管在表示空间性上，不同类型的名量词有强弱之分，但是，空间性跟名词的可数性直接相关，受名量词修饰是名词的典型特征。名词动词的典型特征是我们判别词性的充要条件，也就是说，只要某个词具备词类的典型特征，我们就可以说，它已经成了该词类中的典型成员，从而可以对其作出词性的判别。如“议论、希望”这类动词，当它们一旦出现在名量词之后（如：一些议论、一点议论、几点希望、一线希望），那么，它们已经无疑地成了名词的成员，如果此时还固执地坚持“议论、希望”还是“动词”，那么，就等于否定了名词和动词的初始特征，否定了名动之间语法功能的差别，从而失去了当初区分名词、动词的意义，最终导致两类词无法区分的后果。我们还以词类典型特征为依据，找出了一些只能属于名词才能有的修饰成分和句法组合形式，作为判别词类辅助标准。如①只能修饰名词的形容词：“新、旧、大、小、伟大、巨大”等，②只有名词才能跟名词组成并列结构：勇气和希望、意见和建议。

1.4 受 B 类区别词修饰的成分的词性

根据名词典型特征以及判别名词的辅助标准，我们讨论一下受 B 类区别词修饰的成分的词性问题。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用“X”来代替 B 类区别词后的成分。

1.4.1 能受名量词修饰

不良影响	一系列影响	一系列不良影响
书面报告	一份报告	一份书面报告
无形损失	一笔损失	一笔无形的损失

上面加线的词，第一竖行受区别词修饰，第二竖行受名量修饰，第三竖行既受名量词

修饰，又受区别词修饰，比照“一朵花”、“红花”、“一朵红花”我们可知上述加线的词“X”为名词而非动词。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下面的情况：

一次历史性飞跃 一阵闪电式搏击 一些不良影响 一点理性思考

“一次、一阵、一些、一点”常用在动词之后，作动词补语，具有动量词的特征：

见过一次 吵了一阵 放开一些 小心一点

能否为此而怀疑上面受它们修饰的加线的词名词的性质呢？不可。因为“一阵、一次、一些、一点”是既表动量、又表名量的多功能量词：

一些意见 一点看法 一次会议 一阵掌声

可见上述受它们修饰的加线词“X”仍然是名词。

1.4.2 受区别词修饰的词“X”还可受某些只能修饰名词的形容词的修饰

“新、旧、大、小、重大、伟大、重要、巨大”等一些形容词，它们只能修饰名词或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双音节的名词，受区别词修饰的词同时可受这些形容词的修饰，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个“X”一定是名词性的。如：

<u>新进展</u>	<u>突破性的新进展</u>	<u>大联合</u>	<u>全球性的大联合</u>
<u>旧规定</u>	<u>有关的旧规定</u>	<u>重大变化</u>	<u>历史性的重大变化</u>
<u>小收获</u>	<u>业余的小收获</u>	<u>伟大复兴</u>	<u>历史性的伟大复兴</u>
<u>重要影响</u>	<u>全局性的重要影响</u>	<u>巨大浪费</u>	<u>非生产性的巨大浪费</u>

1.4.3 受区别词修饰的“X”，还可以和名词组成并列结构

人类认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语法功能相同的词，才能并列在一起，这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特点和规律，任何语言都不例外。以英语为例：

One's character and preference. (某人的个性和偏爱)

He is both thrifty and industrious. (他既节约又勤奋)

汉语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某个“X”能跟名词并列出现在区别词之后，那么这个“X”一定是名词性的：

<u>小型的活动和会议</u>	<u>切身的体会和经验</u>
<u>巨额的开支和债务</u>	<u>有线广播电视</u>
<u>不良影响和后果</u>	<u>正义的要求和愿望</u>
<u>大型的庆典和聚会</u>	<u>书面意见和建议</u>
<u>有关的计划和想法</u>	<u>上佳的表现和结果</u>

二、 动词的典型特征与受 B 类区别词修饰词语的词性问题

动词的典型特征在于它同时间副词、动态助词的组合能力上以及充当谓语核心的语法功能上。我们不妨试一下，受 B 类区别词修饰的“X”是否具有动词的典型特征。

2.1 B 类区别词的“X”不能在受时间副词的修饰

旧式教育	* 旧式刚刚教育
远程发射	* 远程已经发射
大型展览	* 大型尚未展览

黑白摄影 * 黑白将要摄影

受时间副词修饰是动词的典型特征，B 类区别词后的“X”不能受时间副词修饰，说明它不再是动词了。

2.2 B 类区别词后的“X”不能带动态助词

历史性转折 * 历史性转折（了、着、过）

业余演出 * 业余演出（了、着、过）

双向选择 * 双向选择（了、着、过）

非生产性支出 * 非生产性支出（了、着、过）

“X”不能带动态助词，这也说明它的时间性已经丧失了，而时间性的丧失正好是动词的语法功能丧失的最好证明。

2.3 有些“X”作动词时本来可以带宾语，而在 B 类区别词后，则完全丧失了带宾语的功能：

操作 操作计算机 * 全自动操作计算机

吸收 吸收光线 * 非折射吸收光线

翻译 翻译外文 * 多语种翻译外文

分析 分析问题 * 多元分析问题

根据上述三点，B 类区别词之后的“X”的确已经丧失了动词的一般功能，根据前面论述的“X”已经具备了名词的典型特征，“X”的词类身份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地地道道的名词。

三、 B 类区别词与动名兼类词的实例

3.1 我们对一百万汉字语料库中全部的区别词所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共统计出 123 个 B 类区别词，它们是：

老式 定期 最佳 活期 无形 全新 无偿 阳性 阴性 上佳 有关 天然 正义
大型 小型 日常 多重 校际 省际 中等 自费 专业 无线 有线 全程 急性
慢性 良性 感性 烈性 一等 二等 甲等 高等 多重 多点 红外 双重 宏观
双工 可逆 多能 国际 双轨 多轨 双核 多维 多元 双边 多极 多径 双联
多向 远程 公费 业余 额外 超期 非本质 非变址 多参数 全局性 突击性
世界性 非贸易 历史性 正规化 永久性 流线型 非整流 一次性 铁壁式
毁灭性 阶段性 非直接 掠夺性 定期性 非正规 一般性 非战斗 非折射
全天候 多光谱 多目标 多因子 多参数 全脱产 多光子 双光子 多用户
多层次 非脱产 多轨道 多射束 多语种 超高温 多层板 全自动 非数字
双精度 多文件 非暴力 多磁道 非现金 非生产性 非直线性 非业务性

以“双”打头的 9 个区别词为例，其后修饰的词都是名词：

双边：~会谈 ~协定 ~代贷 ~结算 ~援助 ~支付 ~贸易 ~合作 ~谈判
双向：~采煤 ~操作 ~传输 ~对流 ~交换 ~选择
双重：~领导 ~感染 ~保险 ~压迫 ~剥削 ~课税 ~曝光

双工：~发送 ~控制
双联：~熔炼 ~炼钢
双精度：~计算 ~运算
双核：~分裂 ~爆炸
双轨：~销售 ~教育 ~运行
双光子：~吸收

汉语的词由于缺少形态变化，造成了词的转类非常灵活自由的现象，一个词可以在不改变其形态的情况下，由甲类转为乙类，特别是动词转为名词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我们面对大规模语料所得出的结论。承认不少动词可以自由地转化为名词，并不是要说明汉语的动词和名词不能分别，更不是要回到“词无定类”的老路上去，相反，我们是要面对汉语的事实，找到一套形式化的、操作性强的词性鉴别方法。因为词类是词的语法功能的分类，词性的改变必然要在词与词的组合关系中表现出来。本文提出的动名兼类的区别词鉴别法，还有我们提出的其它动名兼类词鉴别规则（见温锁林，刘开瑛，1998；温锁林，1998），正是以词与词的组合能力为依据的，是动词和名词可以区分的最好证明。这些从真实语料中概况出来的词性鉴别方法已经运用到我们开发的词性自动标注软件中，取得了不错的标注效果。尽管汉语的词类研究，特别是词的兼类研究，尚有不少薄弱的环节，但是，只要我们尊重语法事实，不为某些设定的条条框框限制住思路，那么，一个适合于汉语实际的词类体系定会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 (1) . 吕叔湘、饶长溶，“试论非谓形容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
- (2) .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
- (3) . 温锁林，刘开瑛，“汉语名动形兼类词的两类鉴别方法”，《语文研究》，1998年第1期；
- (4) . 温锁林，“中文文本兼类词的标注技术”，《98中文信息处理国际会议论文集》，1998年；
- (5) . 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